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
第四十回 胡月生感緣訂良配 薛寶釵譜語解離愁

話說王夫人們正在說話，只見窗上紅光一閃，十分光亮，不知又是一件什麼故事，領著珠大奶奶們一同出外，觀見外面靜悄悄的，並無一點什麼。欄杆上有兩個丫頭坐著打瞌睡。房上地下一些影響俱無。眾人十分詫異，只得仍進屋來坐下，彼此議論。王夫人問道：「那桌上的紅紙包兒是個什麼？」珍珠過去取在手內，打開一瞧，只見一條大紅絛係著兩個古錢，十分光潔，底下墜著一縷兒紅穗子。另有一張桃紅箋，寫著幾行小楷。珍珠念道：「自榮公建宅以來，僑寓華居，迄今百有餘載。主賓相契，莫可言宣。後蒙太夫人暨寶弟關切情深，諸多垂庇，如雲高誼，感愧彌增。正擬久侍慈幃，常依仁宇，不期鶴駕西飛，仙槎東指。數年來風景不殊，不禁有秋水伊人之感。然猶以為芳澤在前，差堪自慰。近聞高第已屬他人，而夫人之買棹南歸，匆匆在即，從此雲樹之思更深。緬想人生離合，本屬無常，花月風萍，去來難必。而分影離群之感，不能不令人有黯然神往耳！

方外閒雲，無以將意，敬獻古錢二枚，以祝我夫人福壽雙全之意。伏乞晒存。解纜河乾，當與姐妹輩敬詣安舟，一言志別。

先函奉啟，恭候壺儀，統祈垂鑒，不宣。

王夫人妝次

月生胡氏稽首

珍珠念完，王夫人十分傷感，說道：「仙姐多情，令人心感，惠我雙錢，謹當拜謝。」將錢掛在身邊，領著奶奶們到大院子裡，叫人鋪下墊子，望著後樓倒身下拜。眾人瞧見後樓窗口站著幾個美人，對面還禮。轉眼間，寂無影響，窗門依然關好。王夫人拜完之後，轉身進屋，對珠大奶奶道：「明日備兩席酒，一葷一素，俱要豐盛潔淨，晌午兒派寶釵、珍珠親送到後樓，與諸仙志別。」大奶奶們答應，又道：「明兒一早，叫林之孝專差腳子去將環兄弟同蘭哥兒叫回來，通知他們，我准於二十起身，叫他們將書房裡一切東西盡都帶來。再著幾個人將咱們合族的人不分男女，都請十八日到這裡吃午飯。並將合族男女大小貧富開個細單，給我斟酌。除了兩家親家外，再開個近親單子，一個遠親單子，再開個各樣人的總單子，連庵寺在內，別漏掉一家，叫人報怨。你同璉兒媳婦將親族檔子細細的斟酌。你屋子叫寶釵、珍珠、寶月、珍珠、蟾珠姐妹三個都在外間大炕上安睡，帶著照應。一宵無話。

次早梳洗完畢，珠大奶奶叫林之孝進來，吩咐他專差家人去接環哥兒叔姪回來，吩咐廚房備酒席。寶釵們請過早安，就領著些嫂子、姑娘們到大奶奶屋裡收拾行李。不一會，劉大人那裡差人來收交房屋、東西。林之孝進來回過太太，王夫人吩咐只管交代。林之孝領著蔣三、陳七進來，四圍指點，每處交代。蔣三、陳七俱是林之孝相好朋友，看了一遍，就算交代。

又至大觀園四處看點一回。蔣、陳兩人轉到上房簾外請安，王夫人吩咐留飯。林之孝答應，同了出去。

寶釵、珍珠在官裁屋裡趕緊收拾的也不差什麼，聽說有了酒席，同珍珠回到屋裡淨手更衣，命媳婦們端著條盒，同往後院裡來。走到樓邊，寶釵剛要推門，只見那門自家開去。眾人走進屋內，並不見些什麼，寶釵領著頭竟上樓去。這五間大樓都是仙人的住處。眾人到第一間樓上，見擺著四張桌子，每桌上有兩吊錢，用紅頭繩兒穿著。一張果上有個帖子，上面寫「

領謝」兩字。寶釵吩咐嫂子們，將席盡擺在桌上，說道：「這錢是姑娘們賞的，你們領了賞，謝謝罷。」眾家媳婦們收了錢，對著桌子磕頭謝賞。

寶釵吩咐鋪下拜氈，同珍珠對桌跪下，說道：「奉太太之命，送來酒席，盡地主之情，與姑娘們志別，並謝月生姑娘昨晚厚賜。」說畢，兩人恭恭敬敬拜了幾拜。剛要站起身，聽見嬌音嚶嚶的說道：「我在這裡回禮了。」寶釵們忙說道：「仙姑請起。」聽見答道：「我即月生，同姐妹們在此喬寓尊居，歷有年歲。諸蒙垂庇，久銘心版。今聞夫人們棄我將歸，實令人有離群之感，些須薄敬，聊以將意。又蒙賜以嘉筵，不敢卻長者之心，謹對筵拜領。乞兩姐代為致謝。」寶釵道：「覲面不見仙容，令人懷想，何不假我一光，庶不負此番酬應！」月生道：「相逢有日，何須性急？」珍珠道：「覲面河山，從此會期難必矣！」月生答道：「不久與兩姐有見面之緣，此時原不妨相會。請兩姐將裡間房門推開，我在裡面。」寶釵、珍珠命丫頭、嫂子站在這邊。

他兩個將裡間房門推開，只見那屋裡四圍皆是錦繡，一切擺設俱極精雅。當中設著一張錦榻，繡幕重幃十分華麗。桌子邊站著個十六七歲的絕色美人，手裡拿著紅汗巾握嘴嘻笑。寶釵們進了房去，將門掩上，三人見禮。寶釵、珍珠見他品貌活像妙玉，因笑道：「早知仙姑這樣多情，同四妹妹常來親近，也省了多少冷落！」月生笑道：「我們與人相交，俱有緣分，並非隨便就可以見面。咱們三人有一段姻緣在內，此時未便說明。將來還要仰仗寶姐姐成全其事。」寶釵道：「仙姑已是仙人，最是逍遙自在，怎麼說『姻緣』二字？」月生道：「當初，我姐姐妙玉托身佛境，原欲逃過情關。誰知意念不堅，反遭魔劫。因內丹已失，死葬梅恨。當妙玉失丹之時，我覺情絲難遏，知魔障已生，難以逃避，且與諸姐妹有相愛之緣，借此與會中人了此情劫。是以借身托體，已在軟紅眼前，就要與兩位姐姐相見，那是我出世之頑軀，非今日相逢之幻境。諸位姐姐同我早結下見面之緣，今日才得見面。這會兒又動了個愛我的心腸，從今又結情緣，越深越固。四姐姐情障更甚，但風波中自有佳境，寶姐姐日後大有一番際遇。此間宅子雖屬他人，然數中尚有珠還之日。我姐妹十人住此樓上，除我與妙玉外，尚有八人在此。因我與太太應為母女，數由前定，其理難明，眼前另有相逢。日後有人在梅樹上相對談心者，成其姻緣，以了情障。

樓下有會中人來，暫且拜別。為我致謝太太再生之德，感難言盡。」說畢，轉眼不見。

寶釵、珍珠只得辭了出來，領著眾人下樓去，見芙蓉、蟾珠同幾個丫頭一路尋來，寶釵問道：「你多會兒來的？」芙蓉道：「來了好一會。聽說你們在這兒，我也趕來瞧瞧。」珍珠道：「你早來一步兒也好。」眾人說著，離了後院來見太太。寶釵道：「昨日送東西的這位月生姑娘，原來是妙玉的妹子。」就將妙玉遭劫，他亦轉世，且與太太應為母女，並咱們日後之事，細說一遍。王夫人十分歎異道：「且看母女之說是何應驗。若說這宅子再贖了回來，這話我斷乎不信。」寶釵道：

「他說數中珠還，可見數之所定，連他也不能知道。」王夫人只是笑著搖頭。

珍珠道：「太太手裡拿著什麼書子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什麼書子，就是昨日叫大嫂子開的單子。我在這裡斟酌，窮親窮眷也實在多，只可略盡點我的敬心罷。」寶月道：「我將那些東西分出上中下三等，上中的很可算分禮兒。可以送禮的，就不用留別金。這樣辦，才遮掩得過去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也使得，這主意倒還不錯。」娘兒們彼此商量事務。芙蓉、蟾珠又幫著料理一天，俱辭了回去。這且不表。

且說林之孝陪蔣三位吃完酒飯，送他去後走回家裡。剛到門口，遇著船行的老沈、老胡正來問候。林之孝笑道：「我正要去你們，來的湊巧。」老沈們笑道：「知道大爺要找咱們，故此過來請安說話。」林之孝將他們讓進去，書房裡坐下，小子送過茶，問道：「先說說你們諸位來意。」老沈道：「聽說榮府的太太要起身回南，想是走水路去，咱們備幾號大船伺候太太，報效報效。現在碼頭上有三隻大沙飛，五隻大太平，還有七八號的頭號四不像，要大馬溜子也有，都是展新體面的。

來見大爺說說，這個買賣給了咱們，橫豎總叫你老人家過得去。」

林之孝道：「船是要用，多少還不能就定。你們是怎麼個兒辦法，也得說個實話。」老沈道：「咱們也照著那一回老爺送老太太靈柩回南，璉二爺經手那個辦法。上一磨兒老爺靈柩回南，只用了一號馬溜子，咱們一個大錢的光兒也沒有沾著，倒還賠了好幾兩銀子。」林之孝道：「璉二爺當日是怎麼一個辦法？」老沈道：「當日璉二爺是准咱們裝貨，包咱們的稅。除了報船料以及提溜、打閘、短纖、過壩都是船戶自己料理不算外，有一號船送璉二爺一百銀。各位太太爺們的小費，有一號船給二十兩銀。這會兒

比不得那幾年諸事相應，你老人家是知道的。這如今那一項不長了價兒？一切人工火食，一倍加了幾倍。這會兒太太起身用的船多，咱們說個老實話，多裝得一擔半擔的也沾大爺的光，咱們也沒有別的孝敬，竟是有有一號船送大爺八十兩銀。各位二太爺的小費，還照著是二十兩。」林之孝笑道：「你們別拿著我當糊塗，那年璉二爺是同賴大爺兩個人辦的，有一號船是一百六十兩，小費在外。這會兒就是諸事長了些價兒，也短不了這些。我也不管你們這個那個的，有一號船給我一百二十兩，給他們小費二十兩。我最直爽的。是這樣呢，咱們就定下，不是這樣呢，咱們再說。」老沈道：「還要求大爺再看破點兒，實在這會兒的人工、火食比不得原先，見得這樣到了江南也賺不出幾個錢。」眾人又一齊的說道：

「罷呀，大爺看破些罷，咱們沾大爺的光，等著慢慢的再報答你老人家。這會兒算大爺看顧了我們窮人罷。」林之孝笑道：「既是眾位這樣說，給我一百銀，他們的小費三十兩，是斷少不得的。有一號船給一百三十兩就是了。」老沈們一齊說道：「竟是這樣罷，咱們先給大爺留下一百定銀，餘外的等定了船數再送過來。咱們有八百包皮貨，還有幾百擔果子、雜貨，都交給大爺。」林之孝道：「很好。」眾人喜極，俱各散去。林之孝命老婆、孩子將點私帳收回，家中內外全行收拾停當。料理一會，帶著個小子出去，僱了一輛傲車坐上，一直到合泰銀號。那些號裡的伙計們，將林大爺讓到裡邊坐下。敘談一會，林之孝將個單子取出來，交給他們照著去辦，「平色要准，拿回去請太太隨手拆開一封，倘若平色不好，是要罰的」。

眾人一齊說道：「大爺這裡面不要仔嗎，咱們也就斷不肯含糊，是必照色、照數包去，橫豎總不叫大爺傷臉。」林之孝道：「很好。拜托，拜托。」說畢，辭了眾人坐上車，又到恒泰、義興兩個大銀號裡，彈兌了銀子，叫他們打上包，就僱銀號裡的挑夫伙計們押著，送到宅裡去。自家坐車先到榮府回明太太。

此時，正值王夫人在用晚飯，吩咐林之孝帶著挑夫送到上房。不一會兒，多少夫子挑進上房，伙計們交點清楚而去。

王夫人道：「你都取來，一會兒收在那裡？」林之孝道：「奴才帶著梁貴、周瑞這幾個麻利家人進來，做一夜工夫，先裝了要緊箱子，餘下零碎的再收拾，白日裡實在沒有空兒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很好。我還有一句話要對你說。」林之孝道：

「太太有什麼吩咐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我這炕背後夾板牆裡，還有老太太留下的十七萬銀子，是多年不用的老家私，兩宅裡全不知道，俱用桶裝著。咱們箱子裡未必能裝下這些。」寶釵道：

「咱們賜書樓的書，全要帶回去的。不如將這十七萬銀裝在書裡，又隱秀，又妥當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倒也是個主意。且將箱子裝畢，再收拾那個。」林之孝答應出去。吃了晚飯，領著梁貴、鮑忠、董升、馬裕十來個得力家人，在上房盡力收拾箱子，行李，整整鬧了一夜。次日用結實木板箱，將樓上要緊書箱同夾牆後的老家私分裝在各書箱裡面，上貼著書名，做個暗記。宮裁姐妹日夜小心照應，又派了幾個老成麻利的家人媳婦同在上房看管。

王夫人各處辭行，有走不到的，差寶釵、珍珠分路代去辭行。一連幾日，不覺已是七月十四。珠大奶奶備下鐵檻寺、饅頭庵兩處的年例香燭、別金，差寶釵、寶月、珍珠十五到兩處燒香辭行。寶釵們各人備了幾封別金，寶月稟過姨媽，先出城去給老師父拜天經懺。十四是祝府給桂太太餞行，請賈府的太太、奶奶作陪。早半晌寶釵、珍珠奉太太差往幾家遠處辭行，宅子裡已收拾的不差什麼。定下十七號大船，林之孝派幾個誠實家人，駕著敞車陸續起行李上船，又派幾家有年紀老成的媳婦們先上船照應。閒常只覺人多，這幾天只嫌人少。

王夫人差寶釵們出門後，看著發了好些行李。上車來到祝府，已是上燈時候，桂太太久候多時。柏夫人道：「本來要明兒給三妹妹餞行，倒是姨娘們想起明兒七月半，咱們都是吃齋。」

況且是後日起身，明日也未必有空。因此改了今日，請過來姐妹們敘一敘。我同大姐姐不過隔三兩個月就見面，只有三妹妹要隔三年五載的回來嫁女兒、娶媳婦，咱們才見得著。那天去的千里馬，是限他今兒到家，老太太瞧見書子，不知要怎樣的大樂三兄弟、三妹子得了媳婦。今兒家裡熱鬧著呢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咱們今兒吃錢行酒，又是吃喜酒。」柏夫人道：「我兩個女兒同月姑娘為什麼不來？我也給他們備了一席，叫他姐妹們大家敘敘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兩個女兒這幾天忙壞了。姐妹兩個分路去跑，還帶著代我吃錢行酒。我聽見他們說過，下椰子的時候准到這兒。月姑娘給老師父去拜經懺。」柏夫人道：

「既如此，咱們先坐起來，叫兩個女兒等著他們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使得。」三位太太坐席，彼此說些分離之話。芙蓉邀蟾珠到自家屋裡去，姐妹兩個千叮萬囑，哭一會，說一會，難捨難分。那三位老姐妹們也是離情別緒，十分難過。王夫人道：

「我倒記起一件事，妹妹務必在心。有我一個至交姐妹柳太太……」柏夫人道：「月姑娘的婆婆，禮部主事柳大老爺的太太。」金夫人道：「我知道，不是住在饅頭庵，四月間才回去的嗎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不錯，他兒子、媳婦都是我的乾兒、乾女。」柏夫人道：「夢玉又拜柳太太為母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那乾兒子名柳緒，長的很清秀，文才也好。三妹妹千急記著對妹夫說，務必照應照應他。我憐他是個孤子，又愛他孝順寡母。」

這孩子將來大有出息。他現在的媳婦又是寶釵的妹子，名叫寶書。柳太太一番苦節有此佳兒佳婦，真是天神默佑。將來妹妹到那裡，不要拘地方官夫人的體統，只管同他往來。若是會著他娘兒們，說知你親家家的事，也對他說這個緣故。我本來要寫書子寄點東西去的，這幾天心緒萬千，從那個字兒寫起？

橫豎我到家後再寄書子來罷。」桂太太道：「姐姐吩咐，我緊記在心。」太太們一面說話，慢慢飲酒。有人報導：「四姑娘來了。」只見珍珠進來，給媽媽同三姨兒請安。王夫人道：「怎麼這會兒才來？」珍珠道：「叫著大奶奶拉住著，那裡肯放？蠻纏了半天。寶姐姐還沒有來嗎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他又不知叫誰拉住下放呢！你媽媽給你們備下酒，叫你們小妹妹兒也敘敘。蟾珠在芙蓉屋裡等著你們，叫他餓壞了。三個人兒一面吃著，再等寶釵罷。」珍珠答應，趕著到上房去見乾爹請安，又說些辭行的話，向姨娘們問了好，退出房來折到芙蓉屋裡。

蟾珠們瞧見十分歡喜，珍珠道：「太太叫咱們一面吃著，等寶姑娘。」芙蓉說：「咱們就在這兒吃罷。」蟾珠答應：

「很好，又省得出去。」芙蓉命丫頭們就在房裡擺設酒席。今兒是讓蟾珠居上，姐妹三個坐下，先敬了兩杯酒，然後坐下暢飲。珍珠道：「你們兩個眼眶兒紅紅的，想是在這裡哭呢。」笑道：「姐妹們正打伙熱熱的，眼看著分手，怎麼不傷心！」珍珠歎息道：「我怕說這些話。你們兩個都還不過隔三兩個月就見面，只有五妹妹要隔三幾年才來，等他來了，你們橫豎總要見面，就不知可還有我沒有呢？」芙蓉聽說，一陣傷心，淚如泉湧。蟾珠、珍珠也嗚嗚咽咽的不能下咽。珍珠忍了一會說道：「你們都有見面之日，只有我一人斷難，斷難！」三人正在悲切，只見寶釵走了進來，笑道：「你們三個傻子又在這兒說傻話，出傻眼淚。」三個人趕著起身讓坐，珍珠問道：「你才來嗎？」寶釵道：「我來了一會，就在老爺屋裡說了半天話，又在太太們那裡敬了一會酒，這才來找你們。又站在窗外聽你們三個人說傻話，我實在好笑。今兒媽媽花了錢弄的酒兒菜兒，叫你們啾著哭的嗎？」三個人都「撲嗤」的笑了起來，蟾珠道：

「只有寶姐姐的心胸，實在比咱們豁達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不用管他豁不豁，咱們且吃酒。」姐妹四人坐下，洗盞更酌。酒未數巡，見一個丫頭急忙跑來叫道：「蓉姑娘，三老爺不在了！」芙蓉叫聲：「哎呀！」離席飛跑出去。不知這三老爺是幾時不在了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